

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第二十集

烈火煉英雄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

第二十集

烈火炼英雄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烈火炼英雄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86 印張1 2/3 字数25,000

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150

分类号：K259

統一書号：T10104·229

定 价：一 角 二 分

出版者的話

本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有着长久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。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閩西就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。工农紅軍北上抗日以后，英雄的老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坚持了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，直到全国解放。老根据地人民在长期的、艰苦而曲折的革命斗争中，創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；这些故事，充滿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。这些故事不但現在，就是在将来，对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我們編輯出版这套“福建老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故事”丛书的目的，是想通过这些片断的故事，反映老区人民光輝的革命斗争历史，教育人民学习英雄們的榜样，发揚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积极参加祖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。

本省老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故事是极其丰富感人的。收集并出版这些光輝的斗争故事，单靠出版社的力量是很不够的。我們希望过去曾在老区坚持斗争的同志、目前在老区工作的同志以及其他熟悉老区情况的同志，能多多写稿或組織別人写稿。讓我們一齐把这部有意义的丛书編好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

目 录

雨夜奇襲姑田鎮.....	王 直 (1)
紅色甲長.....	詹國充 (5)
第二次攻打龙岩城.....	張 垣 (13)
烈火煉英雄.....	賢文海 (18)
鉄紅軍.....	嚴榮淵 (26)
紅軍打浦城.....	(32)
隘亭排伏击战.....	吳良宝 (36)

雨夜奇襲姑田鎮

王 直

一九三四年的春天，紅九團奉中央軍委命令，深入敵後發展游擊戰爭。出發第一天，走了四十里，到達西山一帶宿營。

這是蘇區邊境，離敵人不遠，有的同志議論明天是否要打仗。

團部通訊員王小樓，十八、九歲，黨員，是一個聰明機智勇敢的小青年，背着支同他一樣高的小馬槍，蹦蹦跳跳的，很討人喜歡，大家都叫他“小鬼”。別看他是小鬼，參加紅軍倒有兩年了，一聽到打仗，就高興得可以不吃飯。那天一到宿營地，他就對班里的同志碰着耳朵細聲的說：

“明天准要打仗！”說着，笑嘻嘻的直睜眼睛。

班里的同志說：“你怎么知道呢？”

“亏你还問！打仗的事不知道，还当什么通訊員。”說着，他跳起身來，吹着口哨走了。說實話，打那里，他還沒探听清楚，他就在團司令部附近踮躑，裝着什么都不注意，其實他是在看“動態”哩！

團部王參謀急急忙忙從排哨陣地上下來，從公文箱里取出

地图。不一刻，赵群、郑杵昌、刘汉三个营长，一个个背着子枪来了，和团长政委一起，围着一个圆桌子。王小楼心里算：在研究明天的作战计划了。他靠前去，尖起耳朵听，听团长说：“要打，首先要和华仰侨匪部和姑田反动大刀会打仗，扫清我军前进的障碍。”王小楼听到这里，高兴得心里卜跳，转身就走，躺在铺上，蒙起被子咯咯笑。他想：这回好了，明天要在战场上见高低，非抓几个俘虏，缴几条枪不可。

王小楼躺在铺上睡不着，夜里一点钟左右王参谋叫他去传达命令，催部队出发，告知各部队行动要静静的，不准打筒。他翻身起床，背着背包和马枪就走去了。那时，天上黑，看样子快下大雨了。

姑田是一个大镇，在连城以东三十公里，有一千多户人家。华仰侨是当地的恶霸、地主，有四、五百武装和千余刀门徒，平日里为非作恶，鱼肉人民，群众恨之入骨。我们这下决心消灭他们。

晚間二时左右，下起滂沱大雨，路上滑得很，很多人倒，在屁股上打了印；雨里行军很辛苦，但嘩嘩的雨声、风却掩护了我们袭击敌人的行动。

一营长赵群，二十多岁，打仗很勇敢，是一员“猛将”。他和二连连长林先锋带了一个多连，进到姑田村中间的独立堂里，敌人还不知道。天亮了，村南头我二营部队打起来了，华匪四百余人，从姑田街向村南冲去。反动刀会一千余人也疯狗一样，向我二营冲去。待敌人接近我二营阵地时，一营

把卜壳枪向前一指，埋伏在祠堂里的同志就冲了出来，朝敌屁股后猛打。敌人慌乱了，斜插出去，向山上树林里乱窜，到沐地，我们埋伏在树林里的两挺三节式重机枪开火了，噍噍……地向敌人猛扫。我们三面夹攻，打得敌人落花流水。

火线正打得热闹的时候，王小楼又到各部队传口令，那天亮了。他真想早点消灭敌人，但心里一直存个疙瘩，想是通讯员，职能是传令，怎么才能得到机会去参战，捉俘虏枪呢？想着想着，来到了侦察队，正逢上他们要去袭击华匪团部，他高兴得很，说：“机会到了，机会到了。好极了，你们一道去！”

正当敌人被我们在村南打得象没头苍蝇一样乱窜的时候，侦察队冲到了华匪团部。王小楼携着步枪冲进门去，到处仔细搜索，从墙角里抓到了一个上校参谋，身上带着一支快慢机，



王小楼从墙角里抓到了一个上校参谋。

王小樓一把奪下，背在自己身上，還把這縮着頭的上校參謀看押起來。偵察隊也抓到了華匪的小老婆，可惜華匪逃跑了，沒有抓到。

王小樓背着馬槍，拿着新繳的快慢機，押着俘虜回到團部。王參謀開始故意生氣地說：“好呀！出去傳令現在才回來。”話沒說完，又忍不住笑了，拍着小王的肩膀說：“你这个小鬼真不錯呀！大家伙給你捉住了。”以後團長表揚小王勇敢機智，同時也告訴他以後要遵守紀律。

上午九時左右，雨后天晴，陽光燦爛，戰鬥結束了。這次敵人給我們打死打傷了三百多人。這是挺進敵后的第一仗，同志們高興地說：“開張大吉，旗开得勝。”

紅 色 甲 長

詹 國 光

一九四三年，敵人派聯防隊大隊長張亞飲駐在公田，鎮壓革命活動，企圖把閩南游擊隊的烏山根據地控制起來。這一來，對游擊隊的活動實在太不利了，好象咽喉給人掛住一樣。張亞飲很兇惡，一到公田，就強迫群眾建立保甲制度，組織“壯丁隊”站崗放哨，建築碉堡，抓人吊打，搶東西，奸婦女……，真是無惡不作；烏山群眾非常恨他，叫他“老虎飲”。

這時，黨為了有力地打擊敵人，就暗中發動群眾選張名動做公田保的一個“甲長”。張名動是我們的革命群眾，人長得又長又瘦，頭頂心留著一把頭髮，是一個貧苦善良的農民，群眾都很相信他。自從做了“甲長”以後，張名動就暗中打探敵情、給游擊隊通风報信，掩護群眾進行革命活動……。

八月里，“老虎飲”把張火瑞的母親抓去，用刑拷打，逼她叫兒子火瑞回來自新。這老媽媽很堅強，死也不答應。張名動眼看老媽媽受折磨，恨不得挺身而出，打死“老虎飲”。但是冷靜一想，自己赤手空拳地去硬拼，不是白白送死，也會吃大虧！他焦灼地在屋子裡踱來踱去，心想，不管怎樣，不能叫

火瑞同志回来自新，还得設法把这老人救出来！怎么办？他想了老半天，忽然計上心来，急忙出了家門，跑到“老虎飲”的面前，耳語道：

“大队长，这个老妇女真‘頑固’，不过，繼續用硬的办法，我看不行呀！”

“老虎飲”听了，馬上低声地問道：“依你之見，用什么办法？”

“用軟的。”

“唔，用軟的。”“老虎飲”微微地笑了。

張名动接着說：“在我們手里，跑不了。先叫人保出去，叫她去办我們的事。”

“老虎飲”在坚强的老媽媽面前已无計可施，心想，准保还可以得一笔保金，落得給甲长一个人情，就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接着，張名动去看張火瑞的母亲，暗地里对她眨了眨眼，示意她要随机应变，說：

“嗯！大队长放你出去，你要好好地想一想，叫火瑞回来自新吧！”

以后，“老虎飲”叫保长来担保，保长害怕，不肯应承。張名动就暗中活动，花了几百元“保費”，将火瑞母亲保了出来。以后他又想尽办法来敷衍“老虎飲”，把叫火瑞回来自新的事拖了下去，以后“老虎飲”又被調回伪区公所，这事終于不了了之。游击队同志知道了，个个都說他做得对，做得好。

十月，游击队的领导同志陈文平到村里来了。全村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诉起苦来，大家非常痛恨“老虎饮”。这时，張名动說：“老虎在山上，一定要吃人。我們不伤它，它就要吃我們。把它消灭掉，大家永远不受害。”

大多数的群众都贊成他这个意見，惟有少数怕事的人还有顧慮。这时，陈文平就对这些入进行教育，并和大家商量出一个消灭“老虎飲”的好办法，并向張名动具体地布置了任务。

一天，張名动担着一大担木柴，到官陂圩打听消息去了。他有意把木柴挑到伪区公所的門口，叫价比別人的便宜一半，交易一下就成了。他挑起柴担，随伪区員走进了伪区公所。正巧，这时“老虎飲”在樓上大吹牛皮：

“最近烏山又有土匪活动，明天我就去，不消灭掉他們，我就不做大队长！”

“老弟，要注意呀！共匪很厉害，不能大意！”官陂的伪县参議員張靜修，在旁边劝告着“老虎飲”。

張名动听了，十分欢喜，向伪区員收了柴錢，就急忙回村彙报。

当时，我們剛剛成立了一支十二人的政保队，用的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枪支。但每个同志都想为民除害，斗争情緒高漲，立即布下了伏击陣，准备消灭“老虎飲”这条恶狗。但是埋伏了六天，还不見“老虎飲”来。有些人泄气了，張名动估計“老虎飲”一定会到公田，主張繼續埋伏下去。他想了想，說：“反

动派不是每天都强迫我們的壮丁‘守旗’（注）嗎？我們就布置壮丁，叫他們远远看見‘老虎飲’来了，就喊‘老鹰打鸡’，群众听到也跟着喊起来，这时我們才进入埋伏綫，好嗎？”

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。这样可以使埋伏的同志活动活动，減輕疲劳，于是决定繼續干下去。一直埋伏到第十三天的早晨，大約九点左右，“老虎飲”拉着小老婆的手，和六个人說說笑笑、大搖大擺地来了。同志們远远地听见群众叫“老鹰打鸡”的声音，就馬上进入了埋伏綫。

“老虎飲”的小老婆嬌滴滴的，爬山很慢，快到斜坡时，朝旁边的“老虎飲”說：“脚都走痛了，在那儿休息休息吧！”“老虎飲”唔了一声，又回头朝新調来的“指导员”說：“这里是禾仓窠，也是我們的后勤部，三天两天我就派兵来取东西……”埋伏在四周的同志們听得一清二楚，气紅了臉，实在忍耐不住了，想馬上动手，但旁边的卢炎同志做了一下手势，暗示大家沉住气，不要乱动。一会，卢炎同志看时机已經成熟，暗暗地下了行动命令，黎炳光同志立即朝敌人的尖兵打了三枪，可是沒打响，再抽出駁壳枪也沒打响，而这时給伪指导员发觉了，抽出左輪枪向炳光同志开火，其他的敌人也行动起来，形势变得十分危急。这时，同志們一涌而出，鍾亚治举起菜刀，一下子就把伪指导员拿枪的左手砍了下来。張振忠也把“老虎飲”压倒在地上，連續打了三枪都沒打响，这时張火

（注）当时反动派强迫群众扛着国民党的党旗站崗放哨，監視游击队的活动，群众不滿，称之为“守旗”。

瑞赶了上来，夺下“老虎饮”的短枪，一扣火就把他打死了。莫丁贵追上了二个敌兵，举起打不响的枪喊声“不许动！”敌人就乖乖地跪下直叫饶命。“老虎饮”的小老婆带着一个敌兵，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地逃命……。不到十五分钟，一场激烈的伏击战就结束了。

而这时，张名动按照陈文平同志交代的办法，跑回家里拿了一面铜锣，慌张地敲打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‘土匪’来了啊！‘土匪’来了啊！”接着就带一群手持土铳、尖串等武器的壮丁，一面朝天开枪，一面敲锣呐喊，叫着“‘土匪’来了啊！包围啊！”向“土匪”“追击”而去……

事情发生后，张名动不等敌人来追查责任，就准备到官陂伪区公所去报告“匪情”，群众怕出危险，不肯让他去。但张名动却很坚决，他说：“就是牺牲了生命，也要保护全村的安



张名动坚决地说：“就是牺牲了生命，也要保护全村的安全。”

全。”又安慰大家：“你們不要怕，我馬上會回來的。”說完，他把別人的手掙開，一口氣就跑到偽區公所去了。

在官陂偽區公所里。張名動氣喘喘地向偽區長孫人看報告“匪情”，偽區長惶惶地問：

“什麼！張隊長死了？在什麼地方？”

“是……是……死了，在我們那裡的後面山上。”張名動顯出一副驚慌和同情的樣子說。

偽區長非常狡猾，臉一沉，立即扣留張名動，並厲聲說道：“你通共匪，殺死張隊長，我全知道了。現在你要老實把經過情形告訴我。”

張名動鎮靜地回答道：“槍聲一响，我就集中壯丁去支援大隊長了，你不要冤枉好人！”

“哼；冤枉好人！沒有看我的厲害，反正你是不會說的。”

他一下子放开嗓子，對他的狗腿叫道：“打！打！打！給我狠狠地打死這個奸細！”

四、五個狗腿，把張名動捆起來打，木棍打斷了二根，遍身鮮血淋漓，狗腿還用力向他一推，張名動頭撞在地上，牙齒掉了大半，鮮血立即從嘴里噴出來，就昏死過去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敵人朝他身上潑了一盆冷水，他才喘過氣來。

“說不說？”偽區長問。

張名動還顧不上回答，聽到外面傳來一陣啼啼哭哭的聲音；原來是“老虎飲”的小老婆和那個敵兵逃回來了。她一看見張名動，就手指着他說：

“是他搞的鬼，請区长替我报仇。天呀！”小老婆边說就边嚎哭起来。

張名动听到她的話，怒发冲冠，叫道：

“放你的狗屁！你看見我沒有？是我搞的，我还来报告。你不要血口噴人！”

“好吧！他媽的，竟敢罵人了。”伪区长叫狗腿拿出长橈，將張名动的双脚踏到橈面上，用粗繩从脚捆到肩，然后朝脚腿下一块一块地塞磚头，塞到第八块，張名动額上汗珠直冒，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。敌人又用冷水將他潑醒，再刑，直到張名动无法动弹之后才罢手。但是，他們一点情况也沒有得到，只好把他抬进獄里。

張名动进獄的第二天，几个匪兵又把他押出来。他想这次一定会遭到更严重的灾难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这次审堂上只有一个鬼計多端的伪县参議員張靜修。这老狐狸利用宗族关系，一見到張名动，連忙端茶送烟，嘻皮笑臉地說：

“我們都同姓張，一家人，有話好說，来談談吧！”

“談什么？”張名动冷冷地答道。

“昨天張大队长在你村被害案件，依我來想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老实說，我可以担保你沒有事。”

“張大队长的事情一发生，我就馬上集中壯丁去支援，还連忙跑来向区长报告，怎么还說我不老实？要說的我都說了。”張名动气憤地回答。

“老弟！識相些吧，共产党的骨头再硬，可是电刑、飞机

吊、老虎凳这些东西不是开玩笑的！我看还是早些讲好，免得吃苦头。”

“你们这些吃人狼，无故陷害好人！”张名动骂道。

张静修被他这一骂，就恼羞成怒地忙叫匪兵把张名动带下去交给伪区长审问。但是，任凭伪区长怎样刑罚，张名动还是照旧死也不招认。

硬的软的办法都用了，敌人所得到的只有一场谩骂。以后兇恶的敌人每隔两三天就动刑一次，但敌人只能损伤他的身体，摧残不了张名动那颗革命的紅心。敌人找不出可靠的证据，将他磨折了一百二十多天，才将他释放出去。

张名动出狱以后，比过去更坚强了，更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……。